

谈毛传解说诗句（五）

萧 璋

四

前章所述，只是毛传解释诗句的方法的大致情况。说明这些情况，可能有利于读者。但解句条例不可求之过细。如想深探毛传之精微，尚须对具体传文作具体研究。这是从微观角度来看。毛传博大精深，单微观不够，还要从宏观角度看，否则不能理解其全面。从宏观角度看，有三点要注意：（一）毛传有的表面上为某章某句作解释，实际也包括别章某句。（二）有的解释全章或全篇。（三）有的全篇诗句解释体现出互有联系。我们分述于下：

（一）传文包括别章

《诗》主抒情，诗人情意未尽，多反复丁宁以申殷勤。因此，往往出现篇中数章虽文字略异而句意相同的情况。这种情况，如需作传，毛亨则立一传以概其余。前面所举的诗句例证，就有这种情况。如：

《唐风·葛生》首章：“葛生蒙楚，葳蔓于野，予美亡此，谁与独处”。毛传：“兴也。葛生延而蒙楚，葳生蔓于野，喻妇人外成于他家”。

这是毛传用明示所兴的办法来解诗意，已见本文三章明示所兴类。这篇诗共五章，前两章诗句基本相同，只是前章的“楚”、

“野”和“处”，二章变为“棘”、“域”和“息”。毛传是针对两章首句说的。

《小雅·鱼藻》：“鱼在在藻，有颁其首”。毛传：“颁，大首貌。鱼以依蒲藻为得其性”。

毛传在这句诗的首章头两句下，是点明实质。说明诗人举周武王时万物（举鱼暗示万物）之得性以反刺周幽王时万物之失性（见本诗序文）。全诗共三章。二章头两句：“鱼在在藻，有莘其尾”。毛传：“莘，长貌”。实指长尾貌。头大尾长皆鱼得性之所致。三章头两句：“鱼在在藻，依于其蒲”。二句互文，即“鱼依于蒲藻”。毛传之言实兼顾下二章。

（二）传文总释篇章

毛传分释诗句的多，但也有总释某章某篇的。释全章的，如：

《小雅·雨无正》末章：“谓尔迁于王都。曰予未有室家。鼠思泣血，无言不疾。昔尔出居，谁从作尔室”。毛传：“遭乱世，义不得去，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”。

这是刺周幽王的诗。幽王上施苛政，繁多如雨（参序文），贤者离居，亲属之臣，义不得去而作此诗。本章六句的大意是：作者劝其友不要离去朝廷，要返回王都。其友不肯还朝，说王都无家可居。作者责备其友说：我所以想你还朝想到掉眼泪，是因为我在朝廷上很孤立，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招恨的。你为什么拿王都无家可居的话拒绝我呢？从前你从王都出居于郊外的时候，又是谁给你安的家呢？还不是自己安的家么。现在也可以自己安家嘛！为什么要拿无家可居当托辞呢？不是找借口吗？毛传就是这些话的总概括。是针对全章来说的。

《小雅·采薇》末章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迟迟，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”。毛传：“君子能尽人之情，故人忘其死”。

此诗序文说：“《采薇》，遣戍也。文王之时，西有昆夷之

患，北有玃狁之难。以天子之命命将帅，遣戍役，以守卫中国。故歌《采薇》以遣之。”所谓“歌《采薇》以遣之”是指诗人述文王所遣之辞以作诗，后入歌。诗凡六章，以遣戍役为主。上三章为遣戍役之辞，次二章言将帅之行，而此卒章重序往返，体现文王深恤士卒，申殷勤于戍役。文王当遣戍役之时，预叙士卒岁暮得归的情况。文王说：“你们（指士卒）岁暮还归时候，路上很可能碰上下大雪。你们在长远路程中，又饥又渴，饱受辛苦。你们一定会说‘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’出家一年了，现在才得回归，路上又碰到大雪，饥渴交加，使我伤心，可是没有谁了解我的悲哀。”此章诗人重述文王这样说，言外之意是说明文王深知士卒之情，说出来是为了使他们了解文王对他们深表同情，体恤备至，因而心悦诚服地去守卫。毛传所言“君子能尽人之情，故人忘其死”，正是指出了全章所表示的这一诗意。

释全篇的。如：

《召南·采芣》一章：“于以采芣，于沼于沚。于以用之，公侯之事。”

二章：“于以采芣，于涧之中，于以用之，公侯之宫。”

三章：“被之僮僮，夙夜在公。被之祁祁，薄言还归。”

全诗共三章，章四句。前两章指公侯夫人供祭品。末章言助祭事，而毛传于首章前两句下说：“公侯夫人执芣菜以助祭，神飨德与信，不求备焉。沼沚溪涧之草犹可以荐，王后则荐菜也。”提到“助祭”，则把三章联系起来了。可知这条毛传是针对全篇的，而且和序文所说的“夫人可以奉祭祀，则不失职矣”相呼应。

《召南·采蘋》一章：“于以采蘋，南涧之滨。于以采藻，于彼行潦”。

二章：“于以盛之，维筐及筥。于以湘之，维特及釜。”

三章：“于以奠之，宗室牖下。谁其尸之，有齐季女。”

全诗共三章，章四句。毛传于前两章已将蘋、藻、筐、筥、箚、釜等物分别作了训释，如解“蘋”为“大萍也”等等，又于三章末两句说：“蘋藻，薄物也。筐、筥、箚、釜陋器也。”还引了《礼记·昏义》之文：“古之将嫁女者，必先礼之于宗室，牲用鱼，芼之以蘋藻，”又点到蘋藻，这当然是针对全篇而发的。孔疏说：“以此篇说教成之祭事终，故于此总之。”这话很对。

此外，毛传还有总释多篇的。如：

《小雅·四牡》一章头两句：“四牡骃骃，周道倭迟。”

毛传：“文王率诸侯，抚叛国而朝聘乎紂，故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，为后世法。”

此诗是指“劳使臣之来”，皇皇者华是指“君遣使臣”（据原诗序文），皆述文王为西伯之时，以服事殷，令其臣以王事出于其所职之国。不过《四牡》言劳来，《皇皇者华》言送往而异罢了。毛传实针对此两诗而发。

又如《周南·关雎》毛传于全诗头两句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之下说：“然后可以风化天下。夫妇有别则父子亲，父子亲则君臣敬，君臣敬则朝廷正，朝廷正则王化成。”这几句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以为“总括二南二十五篇”，并引《诗·大序》及《召虞·小序》之文为证^④。

（三）传文互相联系

毛亨虽分别为各诗各句作传，但有整体观念。他作训诂，一般不重复，可以说明这一点。因此，篇内篇外，章内章外，毛传往往有前后互相呼应，互相联系的情况。如：

1. 篇内联系

（1）各章传文，表达有变化，体现行文有组织：

《小雅·大东》：第五章：“或以其酒，不以其浆。鞞鞞佩璫，不以其长。维天有汉，监亦有光（毛传：“有光而

无所明”）。跂彼知女，终日七襄。”

第六章：“虽则七襄，不成报章（毛传：“不能反报成章也”。郑笺：“不如人织相反报成章”）。睨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。有捄天毕，载施之行”（毛传：“毕所以掩兔也，何尝见其可用乎”？）

第七章：从略。

《大东》是刺乱之诗。说周（据孔疏指幽王）时谭国困于赋役，损伤民财（据序文）。全诗共七章。前四章是说谭人之困。下三章是说幽王政偏，由于众官废职。诗中用了比喻手法，用天汉（即天河）比喻佩璲之官吏有名无实，用诸星比喻官吏有名无用。毛传三处点明了喻义（即上面写下来的），但行文变化有致，文气前后照应，使人感到浑然一体，无割裂痕。

（2）全章各句下的传文，语气衔接，合读成文：

《大雅·生民》：“诞寘之隘巷，牛羊腓字之。”毛传：“诞、大，寘、置，腓、辟，字、爱也。天生后稷，异之于人，欲以显其灵也。帝不顺天，是不明也。故承天意而异之于天下。”

“诞寘之平林，会伐平林。”毛传：“牛羊而辟人者理也。置之平林，又为人所收取之。”

“诞寘之寒冰，鸟覆翼之。”毛传：“大鸟来，一翼覆之，一翼藉之。人而收取之，又其理也，故置之于寒冰”。

“鸟乃去矣，后稷呱矣。”毛传：“于是知有天异，往取之矣。后稷呱呱然而泣。”

此诗序文说：“《生民》，尊祖也。后稷生于姜嫄，文武之功起于后稷，故推以配天焉”。诗凡八章。前三章言周之始祖后稷降生与凡人异。后五章言后稷长而有功，见其得以配天之意。后稷降生之所以异于凡人，因为他是帝啻元妃姜嫄能恭祀于郊禩（祭天求子的祭祀）之神，除掉了不能生子的病而生的。他是头

胎，得天之助，生得很快，母无痛苦。本文所录的是第三章。是说帝啻禀承天意以显示后稷异于凡人于天下，特意把刚降生的后稷搁在牛羊所走的道路上，可是牛羊不睬他。帝啻因为牛羊躲避人是常理，显不出奇异来，又把后稷搁在平地树林里，碰到有人砍树，后稷被人抱起来，没有让鸟兽害了。虽然如此，仍然感到人抱婴儿，也是常理，奇异还是显示不出来。又把后稷搁在冰上，发现鸟用双翅给他作盖垫来避寒，帝啻感到这才显出后稷确有神灵相助，和凡人不同，派人去把后稷抱回来。于是鸟也飞走了，后稷也呱呱地哭了。毛传所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要注意一点。毛传虽然随经文分述于四处，但因经文上下相承，潜气内转，传文也做到语气衔接，合读成文。如果把一二两句下的单字训释（“诞……爱也”）和六、六两句的翻译（“大鸟……藉之”、“后稷呱呱然而泣”）除外，其余解诗意的话，从“天生后稷异之于人”到“于是知有天异，往取之矣”，实见起承转合，读之感到一气呵成。如果把“大鸟来，一翼覆之，一翼藉之”置于“故置之于寒冰”之下，则语气更顺，文意更足。

（3）全篇各章层层联系：

《周南·桃夭》一章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毛传：“兴也。桃有华之盛者。夭夭，其少壮也。灼灼，华之盛也。”

二章：“桃之夭夭，有蕢其实。”毛传：“蕢，实貌。非但有华色，又有妇德。”

三章：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”毛传：“蓁蓁，至盛貌。有色有德，形体至盛也。”

此诗是歌颂少女能及时出嫁，色德之盛，如桃花桃实。全诗三章。首章以桃花之灼灼比女之美丽。二三两章以桃实桃叶的盛大比女子德性、形体之盛。毛传体会其意，不但于各章分别有所申述，而且互有照应。如二章传文言妇德而兼及花色，体现了一

章传文实言花色。三章传文言女子形体而又兼及色德。这样层层联系，不相割裂，则全面体现了诗意。

(4) 某句传文沟通全篇脉络：

《小雅·鹤鸣》一章：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野。”毛传：“兴也。皋，泽也。言身隐而名著也。”

“鱼潜在渊，或在于渚。”毛传：“良鱼在渊，小鱼在渚。”

“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，其下维蓂。”毛传：“何乐于彼园之观乎？蓂，落也。尚有树檀而下其蓂。”

“它山之石，可以为错。”毛传：“错，石也，可以琢玉。举贤用滞，则可以治国。”

此诗是教导周宣王求隐居之贤者而用之(据序文及郑玄注)。全诗两章，通用比喻。两章意义相同。传于一章最后两句点出“举贤用滞”，则知前七句经传所说皆指“贤人”。所谓“身隐而名著”，乃贤者之身之名，亦不言而喻，以“良鱼”释“鱼”，用意亦自显。经文前七句指求“贤”，后二句指用“贤”，毛传这一“贤”字，实沟通了全诗全传。

《齐风·鸡鸣》一章：“鸡既鸣矣，朝既盈矣。”毛传：“鸡鸣而夫人作，朝盈而君作。”

“匪鸡则鸣，苍蝇之声。”(毛传从略。)

二章：“东方明矣，朝既昌矣。”毛传：“东方明则夫人繅笄而朝，朝已昌盛，则君听朝。”

“匪东方则明，月出之光。”(毛传从略。)

三章：“虫飞薨薨，甘与子同梦。”毛传：“古之夫人配其君子，亦不忘其敬。”

“会且归矣，无庶予子憎。”毛传：“会，会于朝也。卿大夫朝会于君，朝听政，夕归治其家事。无庶予子憎，无见恶于夫人。”

《鸡鸣》是思贤妃而作。作者因齐哀公荒淫怠慢是由于内无贤妃以相警戒之故，乃“陈古之贤妃贞女夙夜警戒于夫以相益之道”（据序文及孔疏）。诗共三章。一二章的头两句和三章四句都是夫人戒君之辞^⑤。一二章下两句是作者的话。“古之夫人配其君子，亦不忘其敬”这两句，提出个“敬”字，道出了三章夫人之辞的实质，既和序文相应，又贯通了全篇，可以说是画龙点睛。

《秦风·车邻》：“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瑟。”毛传：“又见其礼乐焉。”

周宣王大夫秦仲以诛西戎，扩大了秦国土地，始有车马礼乐侍御（据序文）。《车邻》是赞美秦仲的诗。共三章。首章说：“有车邻邻，有马白颠。未见君子，寺人之令，”是指秦仲车马众多，又有侍御之臣。二章中两句说：“既见君子，并坐鼓瑟”（三章中两句同，仅“瑟”换成“簧”），是指秦仲君臣并坐，鼓瑟吹笙（毛传：“簧，笙也”）。毛传于此句下说：“又见其礼乐焉，”点出了实质。说“又见”，可知见礼乐之前，已见到车马侍御。这就沟通了全篇，也体现出诗与序相吻合。

（5）各章传文互相启发照应：

《小雅·沔水》一章：“沔彼流水，朝宗于海。”毛传：“兴也。水犹有所朝宗。”

“觥彼飞隼，载飞载止。”（毛无传。）

二章：“沔彼流水，其流汤汤。”毛传：“言放纵无所入也。”

“觥彼飞隼，载飞载扬。”毛传：“言无所定止也。”

此诗序文仅言“规宣王也”。实际则是责诸侯自恣，“不朝天子，妄相侵伐”，“欲规王令禁察之”。诗凡三章。采用以“沔水”与“飞隼”两喻正兴反兴相交递之法暗责诸侯的骄恣不朝。一章前四句是反兴，二章前四句是正兴。从首章毛传“水犹

有所朝宗”这句话看，可以知道二章毛传“言放纵无所入也”这句的“入”也是指“朝海”。二章毛传“言无所定止也”，实本首章经文“载飞载止”的“止”以为词。这句传文反衬出“载飞载止”是“有所定止”之意。而毛传“水犹有所朝宗”用“犹”字，则“载飞载止”也是指“隼犹有所定止”之意。这样传文互相启发照应，使得暗示正兴反兴的作用效力加大，而诗意愈明。

《小雅·车攻》第三章：“之子于苗，选徒翼翼。”毛传：“维数车徒者为有声也。”

第七章：“萧萧马鸣，悠悠旆旌。”毛传：“言不喧哗也。”

第八章：“之子于征，有闻无声。”毛传：“有善闻而无喧哗之声。”

《车攻》是歌颂周宣王中兴，因会诸侯于东都而田猎之事。诗凡八章。前三章言备器械，选车徒，准备出猎。四、五、六章言会诸侯及田猎。七章言田毕回师。最后一章言宣王能致太平，以叹美结束。现在选录的是有关毛传之互相启发，互相补充的一部分。古代田猎与习战相结合^⑥。经文三章所言是出猎准备，也就是《尔雅·释天》所谓的“出为治兵”。七章所言是田毕回师，也就是《释天》所谓的“入为整旅”。但两章是互文见义。三章言“徒”，实包车马。七章言“马”，兼及车徒。毛传于“选徒”句说“维（通“惟”）数车徒者为有声也。”于“马鸣”句说“言不喧哗也。”两传互相启发，使我们知道诗意是以数车徒与马鸣之有声反衬出士卒之无声，从而于田猎而见治兵、整旅之庄严肃穆。同时毛传于卒章“有闻无声”句说“有善闻而无喧哗之声，”又和前两传互相照映，显出经文有内在联系，不感突然。

2. 篇外联系

《邶风·简兮》：“执轡如组。”毛传：“组，织组

也。御众，有文章。言能治众，动于近，成于远也。”

《鄘风·干旄》：“素丝纰之，良马四之。”毛传：“纰，所以织组也。总纰于此，成文于彼，愿以素丝纰组之法御四马也。”

《简兮》是讽刺卫君不能用贤而卫之贤者都能治民（据序文）。《干旄》是赞美卫文公之臣多好善，贤者乐以治民之道告之（据序文）。两诗皆以执轡、织组喻治民。但毛传却两处互有详略，互有启发。如执轡之似织组，《干旄》传说御四马很像“总纰于此，成文于彼”的织组之法。而《简兮》传又说御众治民似执轡，执轡又似织组有文章，因三者皆“动于近”而“成于远”。一处提出执轡似织组之故，一处提出执轡、织组皆喻治民。两传合参，则感到诗、序相合，兴意大明。

《鲁颂·有骅》：“振振鹭，鹭于下。”毛传：“振振，群飞貌。鹭，白鸟也。以兴洁白之士。”

《周颂·振鹭》：“振鹭于飞，于彼西雝。我客戾止，亦有斯容。”毛传：“兴也。振振，群飞貌。鹭，白鸟也。雝，泽也。客，二王之后。”

《有骅》毛传以白鸟之鹭比洁白之士，即指鲁僖公的讲礼义之臣^⑤。洁白之士是有洁白之德之士。此传使读者在对理解《振鹭》传上得到启发。知道《振鹭》诗以鹭比喻杞宋之君^⑥。也是以鹭鸟之白比喻杞宋之君之有洁白之德。内有洁白之德，则外自见美容（即威仪）。诗为了和“雝”押韵而用“容”，不用“德”，实则二而一也。

综观上述，我们感到毛传解说诗句，方法丰富多变，而总的目的是在阐明诗意。缘以《诗经》属诗歌，是抒情之作，感物吟志，言必涵蓄，所谓“诗缘情以绮靡”者^⑦。我们读《诗》，每每感到《诗》的比兴，用意微妙，行文措词，简约多术，这都是不靠毛传灵活变化的解说不能达其意的。我们也感到诗序是一篇诗

的主题，也就是诗人之志，是不可缺少的，读诗缺序，就会对全诗的理解迷失方向。但是诗序是全诗概括出来的文字，是理性的东西，仅靠它读诗，使人体会不出诗文本本身所蕴含诗人的细致而深厚的感情。毛传则沟通于二者之间。毛传解说诗句，其方法之所以灵活多变，就是要用多种渠道来沟通，使得读者一方面通过传能在诗序的指导下受到诗文的感染，另一方面又能在诗文的感染下加深对诗序的理解，从而做到“以意逆志”，诗意大明。毛传的解说诗句对研究《诗经》所起的作用，实在很大。

注：

⑤陈奂说：“序云：‘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’《驺虞序》云：‘人伦既正，朝廷既治，’则王道成，此其义也。”

⑤“虫飞”两句与“会且”两句，语气不接，中有省略。孔疏足其意，说：“夫人告君云：东方欲明，虫飞薨薨之时，我甘乐与君卧而同梦，心非愿欲早起也。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，以卿大夫会聚我君之朝，且欲得早罢归矣。无使众臣以我之故，于子之身加增恶也。”

⑥《左传·隐公五年》：“故春蒐，夏苗，秋狝，冬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。”按讲事指教战。《尔雅·释天》以田猎与习战统归讲武类。

⑦《有骅序》：“《有骅》，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。”郑玄注：“有道者，以礼义相与之谓也。”

⑧《振鹭序》：“《振鹭》，二王之后来助祭也。”郑玄注：“二王，夏殷也。其后，杞也宋也。”

⑨见晋陆机《文赋》（见《文选》）唐李善注：“绮靡，精妙之言。”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